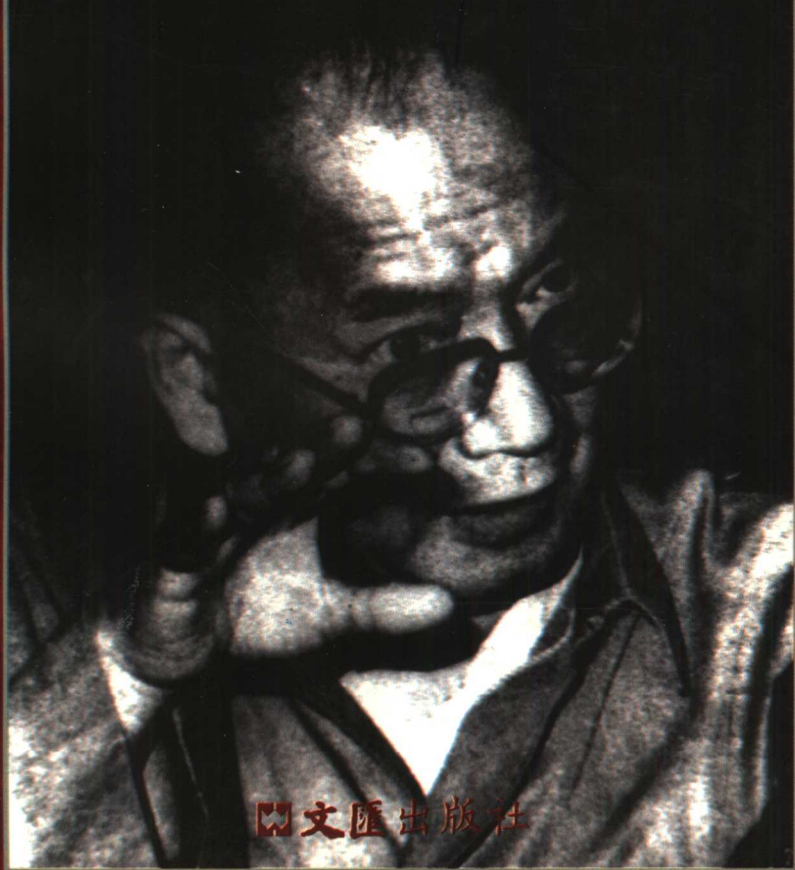


谭其骧日记

葛剑雄◎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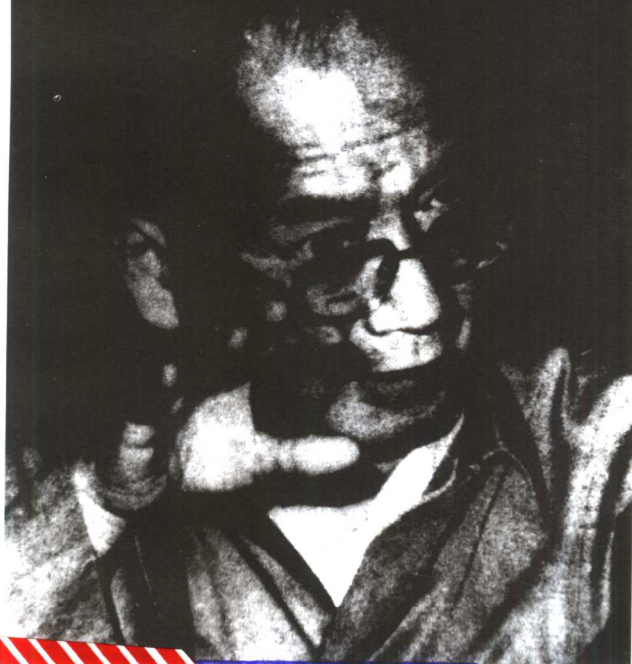
文匯出版社



0943734

谭其骧日记

葛剑雄◎编



中央民族大学

图书馆藏

文匯出版社

谭其骧日记

著 者/谭其骧

编 者/葛剑雄

责任编辑/安 迪 朱志鹏

装帧设计/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江苏吴江伟业印刷厂

版 次/199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70,000

印 张/12.5

印 数/1-5000

ISBN7-80531-445-4/G·279

定 价/20.00 元

前 言

了解历史和研究历史都需要文献资料，当事人的日记是其中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日记都能用作史料，因为很多日记所记的并不是实际情况。

本来日记要是记给自己看的，留作日后查考，起到备忘和自我修养的作用，青少年或兼作练习写作。一般说来，日记是个人隐私，秘不示人，轻易不会发表，至多只给最亲近的人看若干片断。这样的日记才会记得真实，才能不计功利，无所顾忌，才有史料价值。

但有些日记的功能已经改变了，特别是一些名人、要人的日记，本来就是为了日后发表才记的。或者正确地说，是为了发表才编造的。因为准备发表，作者一般都会尽其所能地记得详略得当，生动可读，有的还反复修改推敲，当作文学作品来创作。胡适的日记据说就是准备发表的。近代以来流行的几种日记多数也是作者为日后或身后发表才记的。前几年，某出版社就曾在年初向几位名人约稿，次年初就推出了他们上一年的日记，有的还颇有销路。

准备发表的日记未必就没有价值，也不是完全不能用作史料。因为日记中固然会涉及一些与个人利害有密切关系或者相当敏感的方面，但必定也有大量不妨实说的实话，或者非实录不

足以流传的内容。如前人以日记形式记下的大量游记、行记，基本上都是为发表或传世而记的，但像《徐霞客游记》就有其重大的科学价值和文学地位，古代一些使臣的日记往往也包含着重要的史料。

不过，一些特殊的日记自当别论。如政界人物出于政治目的而编写的日记，假道学家自我标榜、自欺欺人的日记，就千万不能当真，否则就中了他们的圈套。还有一些产生在特殊条件下的“日记”，尽管作者大多是无辜的、不得已的，但除了可以保存一些样本供后人了解外，其余都只配作废纸处理。记得“文化革命”中，作为中学教师的我经常要布置学生记“红色日记”，并且要定期收上来检查，挑出一部分来张贴展览。当然这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执行上级的指示，是当时形势所然。但那些可怜的学生们只能天天写下满纸的大话、空话、假话，不是欢呼最新指示，就是学习两报一刊社论；不是“斗私批修”，就是豪言壮语；不是好人好事，就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新动向。报上不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在他们的先进事迹后面总会附上几篇他们的“红色日记”，不管他们文化程度的高低，其中必定有一些富有号召力的“豪言壮语”。

有“红色日记”，就会有“黑色日记”，当时称为“反动日记”或“变天帐”。在一次抄家、打砸抢或强迫“自觉上缴”的“革命行动”之后，总有一些“阶级敌人”、“牛鬼蛇神”或审查对象的日记落入“革命群众”手中或“无产阶级专政”下，成为揭发批判的靶子或定罪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对幸存的日记，本人和家属毁之唯恐不及，少数被设法隐藏起来的也未必都能重见天日，而绝大多数原来记日记的人都就此搁笔，或者只能记“红色日记”了。坚持记日记，并且不记假话的人已是凤毛麟角，他们的日记能够

保存到今天的当然弥足珍贵了。这样的日记不仅可以作为史料，而且本身就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留下的日记就是如此。

1981年5月我第一次作为先师的助手陪同他外出开会，就发现他每天临睡前都要拿出日记本记日记，以后十一年间都是如此。偶然因病因事没有记下的，他会及时补全。1991年一个夏天的午夜，他是在记完日记后坐在椅子上失去知觉的。而就在他最后一次发病前的几个小时——1991年10月18日凌晨3点，他记了最后一次日记。十几年间，我随先师外出不下数十次，他对我几乎无话不谈，但没有让我看过他的日记，只是说：“我记的都是流水帐，以后你可以看。”

先师归道山后，哲嗣德睿先生代表家属，将先师的日记和其他文稿资料交我作为撰写传记的参考。我发现先师的日记是非常宝贵的史料，本着他一贯倡导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精神，我认为这些日记不能只供我一人使用，而应该加以整理发表，使之充分发挥作用，得到了德睿先生的赞同。果然，先师的日记选在《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上分期连载后，就受到了学术界重视，也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但这份杂志的发行量有限，很多想看的人还看不到，或者根本不知道，所以我接受安迪兄的建议，将先师的部分日记汇编为书，交付出版，以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理解这段历史，研究这段历史。

现存先师的日记，最早的是1946年9月由贵州遵义复员回杭州途中所记的，但只有事后抄录的片断。发后就是1951年10月27日至1952年2月5日参加土改运动的日记，1955年2月11日至1956年8月22日、1956年10月12日至1957年1月13日在去北京编绘地图和以次历次去北京开会期间的日

记,1957年至1964年在上海期间的部分日记,1964年10月1日至1978年1月底的日记(“文革”期间的1968年2月至1969年初仅记片断),而从1979年2月1日至1991年10月17日的日记一天不缺,最为完整。

这次选录的是土改日记(1951年10月27日至1952年2月5日)、京华日记(1955年2月11日至1956年8月22日、1956年10月12日至1957年1月13日)和文革日记(1966年5月6日至1970年12月31日),题目是由我加的。

此外,先师还留下了几本笔记,其中在两本笔记中,详细记录了1952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思想改造运动的全过程,包括领导讲话、工作布置、小组会上各人的发言和本人部分发言的要点。我照原文录出,加了一些必要的说明或连接语,题为《虔诚的忏悔——思想改造手记》,编在日记的后面。我认为,这些笔记和日记一样,也是相当可靠的原始资料。

既然先师的日记不是为了发表而记的,在发表时就得尊重他的遗愿,如果有他不愿意发表的内容就不应该发表。我在选录时作了两方面的处理:一是属于个人隐私的家庭琐事,如夫妻关系、子女的婚嫁生育、亲戚来往等。文中凡用省略号的,都是这方面的内容。一是隐去了一些人名,凡是“文革”期间批斗先师和他人的,或在当时做了一些错事的,一般都用□□号代替姓名。对这些人先师生前一直持宽容态度,从不计较他们当年的行为,还是将他们当学生和同事对待,对他们扶植支持不遗余力。他说:“文化革命的帐不能算在他们头上,他们不批斗我,也会有其他人来批斗我。”我相信这样处理是符合他的意愿的。

日记中的圆括号及其中文字是原来有的,方括号中的文字是我注的,主要是姓名或身份的介绍,个别无法辨认和原来就缺

的字用□号表示,并加括号说明。

思想改造的笔记与日记不同,所记都是各人在公开场合对同事和学生代表说的话,并不是什么个人隐私。尽管今天看来不乏言过其实,危言耸听,甚至会觉得滑稽可笑,但在当时,人们都会感到相当自然,态度极其虔诚。唯其如此,就更值得后人深思。事情已过去四十五年了,接受改造的教师们多数已经作古,所以除了对健在教师的自我批判隐去姓名外,其他都照原文录出。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加以一些必要的说明和连接。

葛剑雄

1997年2月4日夜

目 录

前 言(葛剑雄)	1
土改日记	1
京华日记	23
文革日记	107
虔诚的忏悔 ——思想改造手记	307

土改日记

(1951年10月27日 - 1952年2月5日)

1951年

10月27日 晨未明即起，整理行装，早餐，购备午餐。旋集合，久候车来。即归宿舍。送行李上船，全队十一组，连队部共十二船。船停宿舍旁，五河口也。水浅不能负重，每船留一二人，余至队部集合，队长训话。步行三里许，至城西窑湾候船，新浚、旧浚交汇处也。新浚去年新开宽开深，旧浚仅宽丈许，深不及一尺，而船经旧浚溯上，久候不至。遥望船相去不及里许，一部分人迎上拉纤，或下水推船。下午四五点，大部分船到湾(第十组船晚九时始过湾)。五时左右自湾西上，岸上人赖小船驳至船上，杂乱无章。既上溯，风顺，船驶颇速。河曲极宽，似湖，但中泓亦极浅，篙下处泥浆随之而上。八时左右，船迷失方向，因船家未走过此路，彷徨失措，不得已靠岸询问。应靠北岸，竟靠南岸，船上人并南北亦不辨，可怪。靠岸处为杨集乡，随折而北行，衣单，冷极，而舱中只能睡五人，二十人皆在舱面。原料下午可到，只备午餐一顿，至是皆饥，饥寒交迫，较之自临淮至五河一夜更苦。午夜一时抵欧渡，行李用牛车，人步行三里，过胡台，至乔集。集南北一街，百四十户，除集北一庙现改学校外，无砖房瓦屋，泥墙草顶，贫富皆然。投乡公所少憩，旋宿张荣贵

家，进稀饭，睡时已三点多矣。十五人宿小屋两间，地上有草，乡公所所备。他组或宿学校，或宿民居。

10月28日 七时许起身，队部今早到，厚宣【胡厚宣，1911年—1995年，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来访。今日逢集（十天四集：一、三、六、八），有鱼虾、豆腐，无肉，无青菜，略有杂货，日中而散。有油条，无豆浆、烧饼。第十组九时始到，各组陆续起程。约十时开乡党委会，一时始散。饭后继开，会后各同志下村，留者陶组长、戴习生及余三人。据张伯荣言，张荣贵之子曾当甲长，决意迁去，晚饭起寄膳张荣恩家，饭后迁至张斌家。开本村党员小组会，深夜始罢。张斌之父前年死，母携之以去秋逃荒，未归，屋空。田七亩，现归乡长种。昨晚宿荣贵家系新草屋，甚洁；今晚之屋，满屋烟尘，普遍情形也，因居民作饭皆用灶，无烟突，地少木植，一切用具皆以土代之，或用芦苇，床则木架之中缠草绳而已。堂屋长案亦用土，亦用土床，砖则晒而未烧。

10月29日 晨，天未大明，陶即起（陶与余同居）。稍迟余亦起，与张斌之叔吃瓜。早餐后来访者四五人，进行调查。余倦极，进屋小睡，日中始起。下午各村同志来，旋开乡党员大会。两日来接触二三十人，了解各方情况，苦未能详细记下。乔集于全乡为最瘠，居民每值水灾，十之八皆逃荒，故全村鲜有未尝至南方者。居民以五谷为粮，为佐膳。往年至是时已逃荒，今年夏收尚佳，秋收仅半，目前麦种未半，而天旱不能下种，间有缺麦种者，估计全村粮食只能维持至明春。晚开村干部会，了解情况。

10月30日 上午各村同志来，召开工作队会。下午村北学校后殿（原为玉皇阁）开全乡村组干部会，陶推余作报告，说明来意，表明态度，解释土改之正义性，必需性，总路线，总政策，并与治淮、贷粮、种麦菜结合。晚开村民大会（街上），黑暗中作土

改政策宣传，亦与治淮等问题结合，打通群众思想，解除顾虑。

10月31日 上午走访苦主陈大宽，大宽兄弟已下湖(当地人称下田曰下湖)，稍候得晤，略事闲谈，又下湖，未得材料。至隔壁陈大本家谈少刻。下午开贫雇农(即无地少地)农民会，进行阶级教育，引苦诉苦。初步审查农会会员，被提指为富农、狗腿子、二流子、顽干者甚多。下午村干部会将结束时，李铁民【1906年-1970年，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余开祥【时在复旦大学经济系任教，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大杰【1904年-1977年，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及同学数人到乡。当晚去车集队部，车集离此十一里。沪寓交李铁民带来猪油一瓶、鱼肝油一瓶、痲子粉一盒。与开祥谈民众对治淮顾虑，种麦困难，贷粮困难。晚再开贫雇农诉苦会，深夜始归，上床时离天明迨已不久。陶与余皆无表。晚移至乡妇会主任詹杰家寄膳，两菜皆辣，吃白饭。连日早、晚餐皆高粱稀饭夹白薯，外有麦饼，中午吃米饭或加绿豆。

11月1日 下午在寓接见雇贫农，听诉苦。晚到街上群众会上作发动翌日农会会员大会报告，说明农会意义，扩大审查办法。回寓又与苦主漫谈，深夜始息。连日寓中座上客常满，应接不暇，绝无丝毫余暇。

11月2日 原定上午开农会扩大会议，并审核原有会员，区蔡政委来，党团员开会，余不参加，因得发致曾世英【时任新华地图社总编】一函。上午各村党团员来，下午其他工作同志亦来开会，乡工作队与村干联合会议，交流经验。晚党团员去学校开会，余一人在寓，找二流子周佩经来谈，劝其明早出席农会表示悔改，因群众对其颇不满也。周表示能办到。连日工作困难，群众对地主仇恨心不高，而对顽干、二流子反痛恨，贫雇中农间闹

小纠纷，诉苦对象多非地主。约十二时执笔记此，较之前数日提早甚多。

11月3日 上午各村同志及乡干部来，开会检讨工作队与乡干部矛盾问题，主要为张月秋、陈慎同所干之罗庄村村长、副村长成分不纯，有破坏嫌疑，隐匿情况，而樊指导员有包庇情况，审辩多时，未能解决。继又检讨薛因时工作不负责，一推一动，发言者五六人。下午开村农会扩大整顿会，原有百三十余人，上项贫雇农被提意见者三十一人，此项有部分表示悔过，结果仍有未通过者，主要对周佩经，因有勾匪抢全街牲口之说。新加入者五十余人，离全人口（650余人）45%标准尚远。晚与村农会主任沈学全整理农会会籍。今下午陶组长迁出，戴习生迁来对屋，乡、村工作分开，庶可彼此不影响。

11月4日 上午在寓写总结，未竟。下午召开党团员干部会，酝酿本村农代名单，得22人。晚召开各行政小组会议，分组推选代表候选人。余出席第四组，陶出席二组，戴出席一组，三组即交村干。同时在会上发展会员，我组得三十余人，合他组得七十余人，连原有共二百二三十人。二三四组代表依下午所拟推出，一组未能掌握，选出者半数佚出原名单之外，多不妥当。下午接吴应寿【原浙江大学史地系学生，时为北京大学研究生】函，渠两月生活费一百七十万元，家中仅转寄六十万元。夜失眠。

11月5日 上午原定约村干再研究代表候选人名单，未起床，陶来商议，决改开贫雇农会，避免走干部路线。早饭后通知，多数已下湖，到会者二十余人。将昨日名单重加审核，取消六人，补推五人。有陈大才者，抗战时八路村长，蒋军来后被捕毒打，能诉苦，群众举为候选人，而会后陶坚决反对，以其曾办理自首。但究竟办过自首与否，所传不一，尚属问题，但群众以为此

乃保全性命不得已而为者，可原谅，余亦以为农村代表，不必以共产党员标准相衡，而陶坚持以为不可。余意群众提出，岂可由工作队擅行撤销，颇觉为难。下午召开农会会员大会，到者仅百余人，先通过新会员，妇女入会者多新取大名，唱名时群众皆不知系何人，一律通过。最后周佩经等人又起纠纷，在陶示意下通过。然后提出代表候选人名单，先期已布置干部，将原定落选六人提出异议，未付表决迳行撤销，又将补提五人提出，无异议通过。如何使民主能集中，思过半矣。场上秩序乱极，或笑或谈，小儿参杂期间，鸡鸭游行会场，当主席对一意见提付表决时，请同意者举手，寥寥一二人；请不同意者举手，仍止一二人；非重复举行表决数次无法得结果，而群众举手与否又以陶之意见为转移。晚召开代表大会，填写名单，报告明天准备工作，布置每一代表负责十个会员，宣传政策，搜集材料。

11月6日 上午代表来汇报情况，下午各村同志、代表来乡，锣鼓、爆竹欢迎。晚开工作队、乡干会议，研究代表会开法，对工作队调配事纷议不决。回寓写标语。

11月7日 上午开代表会，陶惠报告光荣伟大的土改任务，余在寓写总结，匆匆未尽当言，对乡村干贪污只得暂搁不报。下午出席代表会，先由樊松报告，继以诉苦，武圩阡湾代表诉苦，至呜咽落泪，全场肃然，颇有陪哭者。五时许散会。晚分村开代表会，讨论苦根所在及总政策、总路线。

11月8日 上午开代表会，王祖一报告土改政策，余报告八大纪律，会后分村讨论。午后继续，旋再开大会，余连城作总结，王祖一布置工作，散会。各村代表回村，工作队留乡。晚开工作队会议，商调配事，仍不决。逾十点，陶组长自区回乡（先一日下午去区开会），又聚谈多时。晚饭后在工作队会议前出席分

组传达会，谈土改政策。上午报告八大纪律后，李铁民、余开祥自区过乡回县，晤谈片刻。自六日晚起祝启秀、钱让同寓。

11月6日 上午开工作队会议，组长决定薛因时调丁湖，钱让调乡（昨决议姚谓玉调乡，钱调丁湖），又谈今后要求，布置工作，检讨代表大会优缺点。下午欲召开贫雇中农会，以前日下雨，农民方忙于种麦未果。午睡片刻，起床整理周佩经、罗洪来及地富材料，整理房屋。陶又迁来，与余及钱三人寓东屋，西屋作乡办公室，中屋作村办公室。晚先召开代表会，布置分别召开妇女、青年、贫雇中农大会，拟出青妇代表。旋出席贫雇中农会，传达大会精神。

11月10日 上午召开代表会，了解地主及反革命情况。下午整理材料，青代、妇代同时开会，余未出席。晚再开代表会，了解地反情况。

11月11日 填写地主罪恶性及破坏土改表。傍晚村南散步。晚召开农会，审核代表。回寓写第一阶段总结，未竟。代表五六人来谈，反映情况，补充材料。

11月12日 上午写总结。下午召集地主训话，写总结竟。傍晚与钱让去胡台。刘、祝二同志寄寓该村妇会主任朱玉亭家，草屋新盖，颇洁净。屋前有台地，面临浚河，眺望甚佳。值刘同志购有鲜鱼四尾，被留在屋前，月光下进晚餐，为下乡以后第一乐集。饭后急回集，召开村干代表会，讲阶级，未竟。

11月13日 上午整理材料。下午出席工作队会议。身体疲乏，而工作头绪纷繁，上级催索表格报告等不胜枚举，工作信心为之动摇。晚召开代表会，选举农会正副主任，交代写控告书，调查富裕中农以上任务。得家信。

11月14日 上午、下午代写控告书。晚写控告书，整理材

料。

11月15日 开二次代表会(农会会员会)。上午王祖一致开幕辞,余连城讲阶级。前一日陶惠已去区也。午后分村讨论,提出本村地主,与前两次有异辞,当系一部分人存心包庇。正讨论间,周予同【1898年-1981年,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复旦大学土改工作队大队长】、陈子展【1989年-1990年,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秉南【蒋天枢,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鲍正鹤【中文系教师】等自县来,讨论后继开会,选乡农协筹委。会场秩序甚坏,非代表亦参加。樊松指使张秀华提出了明英为主委,秀华非代表,明英非筹委,竟通过。提及以乡斗名单,乔集提王兴国、张学周而不喊杀,会后樊、张认为乔集教育干代不够,实则王、张之罪,本不至死。会后进晚餐,餐后往周、陈寓所谈五分钟,即回离开村干检讨会。乡、村干对余提意见,以为办事不应避之,实则因其包庇嫌疑也。继研究划分地主成份,反反覆覆,包庇显然。

11月16日 上午开村干代表会,研究地主材料,填富裕中农以上表,收获极少。下午继续,仍不解决。一由1944年-1946年为远,记不清,二由各有私心也。晚召开贫雇中农会,讲阶级,交各组讨论本村地富,即出席工作队会议。杜、段二同志来,通过一留乡,一归本村。

11月17日 上午整理地富材料,尚差得远。下午乡召开斗争大会,斗丁湖田俊章,有人命六条,天黑始散。晚出席工作队会议,十一时始散。回寓又与陶研究□□,准备明日村斗,至深夜三四点。

11月18日 上午开贫雇农干代会,准备下午斗争。下午开阶级斗争大会,先斗胡学恕,次斗张华宗,地契未肯交出。晚

又开贫雇中农干代会，进行教育。会后陶开贫雇农会，余与段回寓开干代会总结，夜一点睡。

11月19日 上午再开斗争准备会，整理材料，下午出席乡斗争大会，斗贾贯芝。晚再开村斗会，先斗张华宗，结果斗倒，地契交出。次斗张允久、张华新二人。回寓准备明日工作，夜一时入睡。以致(吴)应寿信，应寿来函已十七日接到。

11月20日 上午斗王振国、王安国、张学申三人。学申父为恶霸，管公堂，去年已死。学申好人，现家中仅有薄田十四亩，内四亩水浇，生活不及贫雇农，斗争中群众皆发笑，余亦为之莞尔。下午斗罗太来、张学连及王兴国之妻。晚分组划分内部成份。

11月21日 上午整理富裕中农以上成份表，仍有材料不具体处。下午偕钱让、戴习生等去区开会，抵刘集，天已傍晚，即去大车晚餐。天已黑，在队部前有粥一缸，无碗筷，用漱口杯盛粥，昏黑中立饮，衣襟尽粥。后借得一副筷，领得萝卜少许。饭后归刘集，半途而雨。本乡工作队代表共四十余人，寓所不及三方丈，无法展卧，出找殿卧处，地已湿，脚穿布鞋，狼狈甚。旋觅得一屋，颇宽，本组五人与茂国乡五六人寓焉，用高粱杆席地，上铺被单而睡。夜雪，冷极，以带来仅薄被一条也。

11月22日 晨起满天大雪，满路泥泞，无法出门，幸开会即择定此地。无水洗脸，亦无法去车家早餐。旋开会划分阶级，乔集、茂国两乡工作队代表数十人，会同批准两乡阶级成份，蔡政委出席。约十时，休会，至对门茶食铺，进茶食二千元作早餐，无开水。仅穿行一路，而脚已尽湿。旋又开会，余冷极，心不在焉。下午二时又休会，进午餐，在对门买得饼一张，芋头一碗，又本村代表所煮面条一碗。继续开会，至晚七时闭会。下午段遂